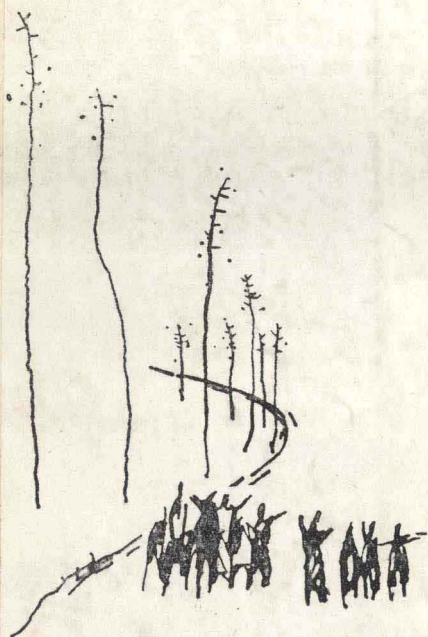


黄土魂

矿山英雄谱 日月兰 著

HUANG TU HUN



GUANGSHAN YINGXIONG PU

· 矿山英雄谱 ·

黄 土 魂

日月兰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苏)新登字第010号

责任编辑:王德福

黄 土 魂

日月兰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6.125 字数133千字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1021-588-4

I.46

定价: 3.50元

序

高凌风

近几年来，文坛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报告文学“占据舞台的中心位置”。全国许多报刊争相刊载，由于不少报告文学作品提出的问题尖锐深刻、其剖析也令人折服，因此震动了无数读者的心弦。

报告文学崛起的深层原因，无疑在于它与“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这一新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密切联系。其次，当今世界文学正在由虚构走向纪实，在这样的环境中，紧贴现实的报告文学适应了世界潮流和读者的审美情趣。第三，报告文学对新闻报导的局限性起到了补充作用，对新闻的封闭性起到了反拨作用。

这部报告文学集《黄土魂》正是通过对一批优秀实干家的刻画，反映出作家的参与意识、忧患意识和超前意识。

一 贴 近 现 实

由于报告文学紧贴现实，充满参与意识，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报导，故人物、事件、问题无不各具其姿跃然纸上。

作家在写作之前，首先着眼于现实，但现实不能排除历史的存在和延续。毫无疑问，每一个人的奋斗，必须通过相

应的事件来展开，否则无法辨认问题的核心；你不可能创造，也没有权利选择。

展开美丽富饶的江苏版图，长江以北有块名曰铜山的疆域，分散徐州四围。顾名思义，这是一块精良宝地。产铜，亦产铁、产金。尤其产乌金——煤。

而外，还产山产泉，产现代化的厂矿，产亿元乡和无数千万元村。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产优秀的实干家。

此集仿佛是一册照相簿。只是别人照相用相机，作家用笔，工具不同，效果各有所长，一家一副，众家构成一册。并未选择太大的范围，作者在苏北这方土地上仅就一角露天取材掘意。

所谓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堂，便是最好的代言。

一个生命附属一个灵魂，一个行立的躯壳附属一条拖地的阴影。生命的种子不能没有黄土，亦不能没有阳光。作为一种生机，无论人物、事件皆是虚实相因的果子，人们因为要饱腹离不开发展生产力，灵魂的追求又离不开梦想。

《紫极光》中李明宇是一个响当当的实干家，他舍家为矿，其妻劳心持家、共圆十五的月亮，谱出不少动人篇章。

《旗山杨》中杨增华也是几番峰回路转，承下杨门开山意志，将旗山推向千万元的峰顶。《树碑者》中李大鼎原是唱戏出身，因为饥肠难饱，操起了瓦刀生涯，他把竖在自己身后的高楼大厦视为活着的欣慰。

二 问题集中

当然，人是开启天地之门的钥匙，现实和神话都是人创造的。

乡门必在国门里，首先是国门开放，才有乡门的畅通。倘若没有党的富民政策在前，便不可能有其后人物的崛起、土地的腾达以及五谷的丰登。

反之，国门开得再大，而乡门依旧拘谨的话，亦难免土地焦黄如初，山水穷恶依旧。

而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儿女们，他们的奋斗之路却往往要经历无数道生死门槛。

《红土有意君有情》中李长彬便有一段生死传奇揪人心弦，在他身上体现出一种赶路本能，常常赶得死神望而生畏。

《那是一条乌金铺就的路》中窦立宏也是山重水复几度，方得“十化”宏图大展。自他脚下延伸的那条乌金铺就的路，方兴未艾，天长地久。《金色的脚印》中的满克伦，这位个体私营矿矿长，刚从贫困之井里翻上来就一把给亚运会捐献一万元。对国家真诚，对职工良善，他留下的是一串闪光的脚印。

作家往往是在确定了写作问题之后，有目的地去进行广泛调查，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在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事件与人物之间，游刃有余，汪洋恣意”。因此必给读者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信息。

三 描 述 事 实

历数风云，精神大爽。此集中实干家共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识高胆大，不甘平俗。梦做得响，枪发得实，且每人食苦为甘，为确保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计得失，廉政清明。

此集仍以描述真实的事实为基础，但更注意对事实的分析、研究。它已不是以对事实作出艺术性的报告为目的，而

是从这些事实中研究出一种理论，升华为一种深邃的见解、哲理为创作目的。作家对事件的参与意识加强了，思考与研究的特点突出了。

《权台草》中吴书安、王家瑞等都是实惠之辈、淳厚之人。群众金福在握，眼亮心暖，无疑都是对他们这两位台柱子的无声礼赞。《山庄主人传》中的王召贤，更是一位个性风火、棱角十足的大家刀斧手。他崇尚古典，遂把承德皇家避暑山庄的缩影背到了当年淮海战役牺牲的烈士王建平命名的大吴乡建平村，自己则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山庄主人。他一手统帅的工、农两条战线，条条红火、路路兴旺。至于《一个主角的自白与若干画外音》中的徐厚增，也是风风雨雨几十年闯过来的老兵。他像一头坚韧不拔的黄牛，硬是咬牙把黄金犁铧拖到了柳暗花明处。

在作家笔下，失败作为一种深厚的铺垫，实干家们未曾有过惧怕。上山的路还很长，太阳尚遥远，必须奋起直追。黄金树已枝繁叶茂，缺的就是整盘的太阳了，那是他们最终的理想，便是这一代手短莫及，还有下一代。

谁叫他们曾经寄身黄土又一度再造乐园？谁叫他们生在铜山偏偏生就一副古铜意志？

作家在肯定：他们注定成功。

四 思想为主

作家在此集中运用的是传统报告文学的手法，或写一人或写一事，人物描写细致，结构连贯，以单线为发展线索。

《青山兰，香壮青山泉》中臧素兰一派巾帼气度，蔚为女中英豪。当年，她凭着超群睿志，从四面楚歌里杀出来，

领着青山泉村踏上节节锦程。《飞向精神高地的优骏》中的孟庆喜则是铜山挑了双文明大旗的少壮旗手。他一手组织成立的农民乐队，锣鼓敲得如火如荼。《青山在，泉不老》中的秦功成则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一个金色的中转站，他是一位富有正气的局长，廉洁奉公，不徇私情，为国家的税务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铁血女性》中刘俊华曾被派性斗争打入地狱底层，但丝毫都没影响本村经济两大战线的兴达，这其中在道出许多辛酸之际，还有不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之谈。

他们早已习惯于奋争和追赶，习惯于跌宕和升格，习惯于形为心役、心系人民。

这就是他们——苏北热土、铜山息壤突起的一支追日异军。实干家的目标永远是太阳，而黄土永远是他们的温饱之源，他们美丽现实的立足点。

对于此集中刊载的 13 篇报告文学，我不想作过多的评价：过分严格的评介会扼杀作品的价值，因为任何理论概括都不是绝对的，都有其“缺陷”或“片面性”，描述性的理论都是相对于某种自身目的而存在，从而往往以牺牲作品中的一些实在内容为必要的代价。

我不否认自己在指出此集四个特点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对另一些特点的疏漏或省略。严格地说，语言一触及现实就是在“选择”，就意味着某些“变形”，关键的问题是，这种“牺牲”必须限定在合理合情的尺度内。

聪明的方法是靠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有益于社会的见解，如果真有些效果的话——作家的出发点也就得到了承认。

1990 年 11 月 1 日

目 录

• 序	I
• 他走在一条乌金铺就的路	1
• 山庄主人传	19
• 飞向精神高地的优骏	35
• 金色的脚踪	49
• 红土有意君有情	59
• 青山兰，香壮青山泉	87
• 旗山杨	102
• 权台草	113
• 紫极光	123
• 树碑者	139
• 一个主角的自白与若干画外音	148
• 青山在，泉不老	160
• 铁血女性	173
• 后记	183

他在走一条乌金铺就的路

春风依人，春意可掬。苏北平原笼罩在一派金亮亮的春光里，尤如一场醒透了的梦。铜山属于平中居奇，有山有泉。山在地平线上起伏，泉在地平线下奔涌。山青泉黑。

所谓黑泉，便是被人们比作乌金的炭。

铜山这块土地是被来自地下的黑泉养壮的。铜山人吃穿住行，包括花好月圆、梦香梦美都靠黑泉一往情深的不懈喷涌。

地处铜山东北角的大泉乡也不例外。

韩场村位于大泉乡西南部，紧挨 307 公路和徐贾公路。南接铜山县鹿庄乡，北通徐州市贾汪区，西与青山泉乡为邻。土地依偎于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若要寻梦，且随我来，趁这杏白柳绿时。

天黑也不怕，云边有星，路旁有灯。

尤其，韩场人是好客的。好酒好烟都为你备着。窦矿长还会亲自领你去看他们村的美丽的楼群、新奇的化工厂、油亮的乌金山、深藏若虚的新井旧井，以及老村旧址与废墟上的工业广场蓝图。另外还有美化绿化宏图中的亭台水榭、莲池假山、花园苗圃。种种美丽的构想和块块跃跃欲飞的现实交织在一起，时时都在鼓舞着窦矿长和不甘现状的韩场人。

美在一个曲曲回环的过程。

韩场人不是没有苍茫苦涩的昨天。只是历史赋予人们的使命除了向前还是向前。只有前景永远富有迷人的色彩，召唤着一代又一代进取的心。

美在进取二字。

让我们和窦矿长一起沿着历史的河岸回溯。

昨日的苦成为今天的悠长的回味。

昨日是一面沧桑宝镜。

让我们一道走进……曲经通幽处。

穷则思变，泉下有宝，不淘白不淘

历史擅长摆动在两个极端。

要么乞丐，要么富翁。今日宝石，昨日沙砾。火山爆发总是因为地火积压太久。没有出路，便一鼓作气掀了地盖。

穷，若是作为人生的铺垫和点缀，穷它十年八载，三春五秋，算是老天有情，着意造就苍生，人类早晚都能忍耐的。只是一生一世的穷苦，世世代代的马牛，难为人类所耐忍。到头来，天盖一样难免落个窟窿。

当初，韩场是大泉乡的首贫。

不要说解放前了。解放后几十年来韩场也是饥饱难论。当温饱终于自足，住安行逸仍属图饼。韩场人不取奢望自己将来还有要做红楼居士、摩托骑士的一天。韩场人实在不敢奢望啊！

1983年以前，全村1500名村民全靠七坑八凹九坎十坷的煤区塌陷地吃粮糊口、紧腰过日子。村里除了一个小型砖瓦厂，再无财路。

而在几十户炕底生风的庄户人家当中，又数窦家最是窑

寒壁冷。

窦立宏当兵去了。家里剩下年迈的双亲和一个憨弟弟凑和熬日子。

人虽入了伍，根还在故土。年复一年，转眼间窦立宏已是23岁的青年战士，按乡村风俗已到提亲年龄。小伙子朴实厚道，多次被连里嘉奖表彰，还入了党，做了连里的团支部书记。人是没说的。

大泉村有个嫁到韩场的媳妇热情为窦立宏牵线。

没几天就把娘家的一个姑娘领来了。并先在见人之前进了窦家的门。

低矮的房檐、破旧的陈设。除了一张床便是缸坛桌凳几项。吃饭桌子还是三条腿，另一角用砖头支撑着。姑娘喝了窦家一碗米水，吃了窦家两张馍馍。所有的感觉加在一起便是一个沉甸甸的“穷”字。

但这并没有抵消姑娘心中由红娘介绍过来的对窦立宏的好感。及至他俩见面时，彼此钟情，遂结百年之好。婚礼是在部队举行的。新娘名叫刘曾凤。蜜月之后回乡，窦家又象征性地扎了一顶花轿将人抬过去。数月后窦立宏退伍，等待他俩的洞房只放了一张床，几根葵秸铺在上面。蓆子还是迁坟启骨剩下的一张。

穷，以致家徒四壁，日子丁当有声。刘曾凤偶尔后悔一阵子，终究被所许汉子身上的某种精神所感动。他常常默默地抽烟，不动声色，却震慑人心。她信赖他。她明白自己嫁的是他的人而不是他的穷家。家穷志不穷，那是他的丈夫窦立宏。她认。

果然，大队组织一个副业队去矸子山淘炭，叫窦立宏当

会计。

几个月后，窦立宏又被叫到一队去，做这个生产队的会计。一任就是四年。

大队想试试他的路数，便又调他去二队当队长。他的家就在二队。

一粒优良的种子，无论放到什么位置都能开花结果。这取决于他本身的素质。

另外，顺境毁人，逆境造人。

行伍出身的窦立宏从来不择生地。

立足之后，便求发展。六载军旅生涯培养了他的进取心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队长的担子上身后，他便着手计划如何带领乡民挖穷根。土地保障供给粮食之外，他还想另谋生财之道，便择地筹资为队里搞了个冰棍厂。正值轰轰烈烈之际，上边突然以倒卖化肥为由令其停职检查6个月。

他窝火。

对他的工作上面早有不满之色。只缘他的步子比别人迈得大胆些。当时的气候，容得四平八稳之人，却容不得开山拓荒的勇夫。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停职检查是假，赶他下台是真。

木秀于林，风必催之。怕的是带好头。一些人硬是不喜欢手下的人走“异”路、脱常轨，抱残守缺，已成千古惰性。第一个想冲破它的人，必要做好头破血流的准备。

窦立宏在作无言的抗拒。

那时，窦家已有七八张口等着他供吃供喝。父母年迈体弱，弟弟憨痴无能，媳妇又为幼子所缠，生活的大梁他不挑

谁挑？

迫不得已，窦立宏做起了贩木头的生意。

白天耗尽了体力，晚上依然梦不安枕。刘曾凤常见他盘坐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直抽得烟头遍地，五更鸡晓。

第二天继续登程。他从汴塘一带买来洋槐树，运到四清，以每斤高几分的价格卖给小煤窑。货卸完了，没事，便揣着几分好奇跟矿工一起下井，摸巷道，感觉中，开矿挖煤并非天下奇难事。

一边，他在运木途中和千尺井下消磨时光。

另一边，上边已派人下来调查他的情况。数月后得出结论：窦立宏将从外地买来的化肥借给鹿庄农场，借主按时还货，不属非法倒卖，应予复职。

于是，大队召开社员大会将窦立宏重新请上台。

为此，窦立宏狠狠发了一通军人脾气。

一拳下来，差点把那张陈旧的榆木桌子砸得脊梁塌陷。

干下去可以，但必须尊重他的意志，如果他的意志确实无毒。

他停职的6个月，冰棍厂垮台了。

垮就垮吧，他可以东山再起。小鱼不到大鱼到。他要放一根长长的钓线，下到三泉九泉去。

同沐日月，同顶青天，同游黄土地。周围四村靠挖煤掏炭富得流光溢彩。我们也是人，同样生着一双耐劳的手，同样拥有一颗跳动的心。智慧识胆谋肠一样不少，而且，同样头顶有云，脚下有煤，别人能采，我们为什么不能？别人富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乞丐？

如果说穷命是从老祖宗那儿遗传过来的。到此，该划句

号了。

将来我们做祖宗，传递过去的无疑应该是富有的血液。何况，泉下有宝，不淘白不淘。

退路已断，除了上前还是上前，别无选择

淘金的路就在脚下。

当年，韩桥煤矿淘剩的边边角角，而今沉埋土下，为什么不可以执锹一拭？

窦立宏复职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开矿。

他找到几个熟门熟道的朋友一起商议。决定以生产队的名义干，路子他领大家一起闯，到时金苹果大家一道分食。

朋友们颌首称是。

说干就干。

当时，集体的帐本上只有1400元的帐，实在微不足道。但有一分总比无一分强，就算从零起步，前脚既已抬起，只有咬牙走下去！

1400块钱买来了两台潜水泵，又到滨海矿借来150米钢丝绳和一台11.4千瓦的废旧绞车。就这样，窦立宏和他手下的兄弟们开始了“挖乌金”生涯。

工地上没有房屋，他们就把过去集体饲养场的牛棚当成办公室，把当年的猪圈作为工人换衣室。搭扶棚需要木材，群众就把“大包干”分到的洋槐树砍来支援，暂不要钱。另外还和一些比较大的煤炭需求厂家达成借款偿煤协议。

举步维艰，一少资料，二缺技术，三无资金。后者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基本克服，前二者犹待搜集寻觅和培养，但需要一个过程。

井，一米一米往下延伸，窦立宏把锹揪心，一节一节等待下文。

呼隆……巷道忽然被一颗“铆钉”沉沉铆死。

冒顶之灾说来就来，迅雷不及掩耳……

怎么办？

当然，没有退路。让大家一起来戳穿它吧！凡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石头，最后的下场只能是粉身碎骨。意志的钢钎是无情的。

通了又阻，阻了又通。

继续前进。

因为不熟地质，缺少科学勘测，路，说迷就迷。走着走着，就跌进了当年韩桥矿积水的老塘。

于是，水漫金山寺。一淹就是 100 米。

先头兵开始后撤。叹息和讥笑如盖覆井，没有退路。

本来挖这口井，拥护者、反对者呼声各半。有不少人揣着看笑话的念头斜视井口，上涌的水势捧起了他们的开心。

井口落下嘲讽之石：“酸枣都是猴吃的，老母猪一吃就倒牙！”

窦立宏含痛隐忍，咬牙坐阵。他已别无选择。

三天三夜熬在井下，饭送下来吃；水，喝令改道。他派人借来邻矿的潜水泵和自己已有的两台联合开动，狂喝猛饮，一喝就是一个半月。

终于，龙王低头了。

大队看开井人的决心如此之大，大有成功的可能，便决定接管，使其属大队所有。

窦立宏本来也没有独吞的意思。

属小队还是属大队，他都不在乎。他所在乎的是进军顺利，没有人继续投井下石，征途少一些障碍，多几重声援。

其实，冒顶淹水他都能克服，怕的是人心塌方，民心动摇。

尤其是来自上头的铤杠。

只要不拖后腿、不截前路，便是一分钱不支持也算是最大的支持了。

大队任命窦立宏为矿长。

创业总是艰难的。

最初6个月，全井一分钱的工资都没开，但从上至下均无怨言，饭全是自带自食，大家同甘共苦。

千万曲折之后，一号井开始投产。

当年产煤10000余吨，产值50多万元。矿工们看着黑花花的金子翻涌而出，堆积成山，捧在手里，热泪难禁。

窦立宏站在煤山上，抚今思往，万般滋味在心头。

尽管，贫穷的巷子还没完全走出，毕竟曙光在前。

窦矿长油然欣慰。

废了前井，还有后井，井井出金泉

当然，双桥好走，独木难行。

正当一号井以其泉涌之势喷吐乌金时，二号井开始筹建，1984年10月1日正式投产。

窦矿长谱打得长。他也明知边角拾遗，总有尽时，后继不能无来者。

这就是当代企业家的眼光。

资料的掌握，技术的完备使得二号井掘进畅通，一泻